



# 人生小故事

莫洛亞◎著 陳蒼多◎譯

本書的文體結構頗似現今流行的「極短篇」，  
作者以精簡的文字，  
呈現一幅劇力萬鈞的圖畫，讓人回味無窮。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人生小故事 / 莫洛亞著；陳蒼多譯。-- 初版。  
--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民84  
面；公分。-- (指標文庫；15)  
ISBN 957-733-151-3(平裝)

876.57

84003367

## 人生小故事

**作者** ● 莫洛亞

**譯者** ● 陳蒼多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02)9789528・9789529 傳真 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063 號

**印刷者**／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84 年 5 月初版

**定價**● 15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指標文庫⑯

# 人生小故事

陳蒼多 莫洛亞  
譯 著



## 譯序

陳蒼多

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的傳記作品中譯本在八〇年代相當受到台灣讀者的喜愛，因為他將「批評性的傳記」與「敘述性的藝術」融為一體。我也會將他的《傳記面面觀》譯成中文，深覺他在傳記的通俗化方面實在不做第二人想。想不到這樣一位有歷史癖的作家也能寫得一手動人的短篇小說。

《人生小故事》中有幾篇很像現今流行的「極短篇」，以精簡的文字呈現一幅劇力萬鈞的圖畫，讓人回味無窮。莫洛亞在這本作品中擅長描寫夫妻間的一切動人的細節，如〈綠色皮帶〉一篇，描述一位妻子在丈夫去世後沒有穿全喪的衣服，還繫上一條美麗的綠色皮帶，談笑風生，但幾天之後卻自殺。又如〈可憐的亨麗媞〉一篇，描述妻子明明希望丈夫出國去會別的女人，以便自己有機會去見自己的情人，卻故意表示抗議、哭泣，戲演得很逼真。此外，如〈手〉一篇描述妻子在聽歌劇時，

因歌劇中的男主角發出叫聲，她驚恐之餘把手放在丈夫手上，丈夫卻把這種自然的反應視為對他的暗示；而〈凱蒂〉一篇讀完讓人想起「愛之船」的星光之夜……。

據說法國人的觀念非常浪漫；法國人的妻子如果沒有情夫，丈夫會覺得自己沒有面子。《人生小故事》中有很多篇有關妻子與情夫的故事，而莫洛亞這位不世出的法國作家正是描繪這種婚外關係的好手；當然他在其他男女關係與夫妻關係層面上也表現不俗的手法，讓人不禁懷疑是出自一位女作家的筆下，因為他的描述是那麼細膩……。

## 目 錄

黑色面具	32	螞蟻	29	綠色皮帶	24	房子	20	卡片	16	信	13	大眾和私人的道德	8	譯序	3
------	----	----	----	------	----	----	----	----	----	---	----	----------	---	----	---

可憐的媽媽	手	棕色的披肩	遺囑	大錯誤	初入社交界	連鎖	凱蒂	榮譽	《大教堂》	愛倫
82	79	75	67	62	58	54	49	45	42	37

那些可憐的猶太人

惠特尼夫人露易莎

雲霄飛車

可憐的亨麗堤

自鳴鐘

有力的下巴

誤會

141 132 124 118 111 94 87

## 大眾和私人的道德

一九一四年的八月：充滿憎意的日子，每個外國人都似乎成了間諜，住在同樣的鄉村家庭達三十年之久的一些年老女教師，忽然變成德國外交部或法國外交部的危險情報員，舞蹈教師被懷疑在佈置騎兵宿舍，別墅花園的網球場幾乎隱藏不住重砲床，歐洲每個國家的警察，把每個人不論性別、狀態或職業，都推進圍著倒刺鐵絲以及有步兵守衛的集中營，只因為他們出生在一個邊界的另一邊，所以就是有罪。

於是哲學家兼文學家的西格蒙·克魯茲貝格，有一天早晨在蒙巴那色的小房間被捕，然後被送往凡特那·雷·羅伊的集中營。西格蒙·克魯茲貝格是德國人。事實上，他出生兩個月就離開德國，在荷蘭、英國和法國等地生活，但這些事實並沒有記載在他的護照之上。

凡特那集中營有幾間木頭棚屋，波狀鐵板形成的笠形罩立在潮濕的草地上。那是一個粗俗的地方，但並不討人嫌。二十位衛兵由一位地方上的雜貨商指揮，這位雜貨商是一位很仁慈的人，因為商務上的需要所以留在城裡。這個集中營監禁了兩百名德國人、奧地利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猶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不得離開這個地方，但除此之外，他們可以隨意過他們的生活。

這些犯人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是很可悲的，但並不是不可原諒的。他們得不到他們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之前所喜愛或尊敬的人的音訊。他們和外在世界與有組織的社會之間的關聯被切斷。而不久，他們自己的文明也要崩潰了。

這是一種不尋常的冒險。第一天，他們彼此禮貌以待。他們努力要莊重地處理公共生活。夫婦被用屏風和隔板分開。女人擁有一間保留的小屋。幾個星期後，「禮貌」和「端莊」因為無聊和不受刑罰之故而幾乎蕩然無存了。雜處的生活產生了憎惡。他們全都憎惡其他人的身體所發出的聲音，憎惡悶人的氣氛，打鼾聲，惡臭，做愛。屏風只是遮蔽眼睛而已。耳朵為做愛時的喘氣聲和嘰嘰聲所苦。狂喜中的女人叫了出來。八月初，兩百個人進入凡特那集中營，大家顯出偽善的表情，因此也

顯出體面而有人性的表情，但經過兩個星期後，他們的生活卻像野獸一般，最聰明的人學到：制度和美德只不過形成一層細薄而易脆的表面，覆蓋著內心的一個大鍋，大鍋沸騰著粗野的熱情。

克魯茲貝格以及幾個傾心於他的慈善作風和冷靜判斷的朋友，憂慮地觀察著一種野蠻浪潮，這種浪潮可能很容易就到達犯罪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他們感到無能為力。忠告和言語並沒有用。力量是在另一邊。他們認為訴諸獄卒是可恥的事。最後，一件比大部份的醜聞更暴虐的醜聞迫使他們採取行動。

最初，西格蒙·克魯茲貝格的同伴中，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為什麼像他這樣一個人，沒有野心，並且顯然只關心有時間去沉思，卻嚴肅地請求他們組織一個委員會，並且由他們指定為主席。他們很驚奇，並且表現出愉快的懷疑態度，因為他們看到他在一個匈牙利人和一個猶太人的幫助下，拿著一張木板桌進入一個角落，從法國義勇軍兵士那兒取得一塊綠色粗呢，並在每間小屋的牆壁上張貼手寫的小佈告，佈告上說委員會將在每天兩點鐘到四點鐘受理申請和建議。

有很多人斷言：委員會永遠不會跟他們有關係。但他們的斷言並沒有用。在一

個集中營中有什麼事可做呢？桌子放在那兒；主席在那兒等著，坐在綠布後面，嚴肅而又歡迎人們的樣子。女人渴望談話，渴望自白，渴望放下心來。首先，一個女人來了。然後是一隊的女人。她們坐下來，面對他，看到慈善的藍眼睛和蓬亂的灰鬍子，開始低語著秘密話。

不久，「法官」在「宣判」了。問題是：如何執行宣判。他手邊既沒有法律也沒有警察。被判罪的人可能會反叛和嘲笑。克魯茲貝格有了新的靈感。他獲得「司令官」的授權，在凡特那集中營印刷了幾百張的單子，標題是用大寫字母印成的：

### 凡特那犯人集中營 行政委員會主席

他收到這些單子後，用這些單子把他的決定通知有關的人。然後開始為集中營的每個人準備一份檔案，記載意見、證據、控訴、對控訴的回答。不同顏色的折疊表格累積在木板架子上，木板架子由那位匈牙利木匠釘在他的桌子後面。他已獲得成功。從那個時刻起，「法律」和「美德」——它們是每個地方「儀式典範」的產物——在這個「荒蕪之島」中重新恢復一種勢力。而西格蒙·克魯茲貝格決定：如果

他在「戰爭」之後還活命，他要編寫一篇關於「禮儀」的偉大論文；沒有「禮儀」的話，人類是無法生存的。

# 信

五年以前（她說），我是普雷迪的情婦。我非常愛著他。他讓女人的生命中充滿動盪不安、大起大落；嚐過這種滋味的人沒有了它就活不下去。為了對自己證明自己的力量，他習慣強迫我接受嚴厲、無理的紀律，我也很高興地服從。他習慣在每天早晨大致六點鐘時打電話給我。在那個時辰，我的丈夫還在睡覺，在他的房間中聽不到電話鈴；何況，我還在電話鈴鎗下面塞了一小片生棉。

幾個月之後，人們開始談論我們的婚外情。我的公公與婆婆強迫深愛我的丈夫威脅我要離婚；最後，為了孩子的緣故，我同意中止這種曖昧關係。我答應不再與情人見面。有兩、三年的時間，我以為我會死掉。普雷迪想盡辦法要再度掌控我；我離開法國，並且不公開住址。最後，我覺得元氣復原，就回國了。在旅行期間，

我與丈夫重修舊好，他證明很溺愛我，對我很縱容。他對於我這次的婚外歷險沒有說一句話，我們以一對快樂的夫妻著稱。但是，我卻很可憐；我的生命似乎沒有目的；我希望自己能夠變老。就這樣又過了兩年。

有一天早晨，我在睡覺，夢到聽見電話聲。我夢到普雷迪打電話給我，我可以聽到那些曾經征服過我的急促而熱情的言語。我醒過來。電話確實在我床旁響著。我拿起聽筒，聽到一種聲音，聲音似乎在朗誦什麼，而不是在講話。顯然是普雷迪，但是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一會兒後，我才體認到他是在讀著什麼。他在讀著很美的文字：一位戀愛中的女人所寫的信。我深深覺得信的內容令人悲痛又很莊嚴。我想到那位葡萄牙修女茱麗·德·蕾絲辟娜。最後，我聽到一個可愛得無與倫比的句子，於是叫了出來：

「普雷迪！請你不要這樣，哦，請不要……停下來！你在傷害我！你在讀著什麼啊？」

「停下來？」他說……「為什麼？我正在把你所寫的信唸給你聽，是妳很久以前寫給我的……妳不再認得出妳自己的想法了嗎？」

然後，我感覺到，內心經過兩年的平靜後，我已經變成一個多麼不同的女人，  
一個多麼平凡的女人。

第二天早晨，我又去找他。現在，我每天都看到他。